

學校名稱：私立曉明女中
年 級：一年級
班 級：丁
科 別：
名 次：第一名
作 者：賴欣陽
參賽標題：空沙塵·明霧氣·見中國
書籍 ISBN：957-639-083-4
中文書名：文化苦旅
原文書名：
書籍作者：余秋雨
出版單位：爾雅出版社
出版年月：1992 年 11 月 20 日
版 次：初版

一●相關書訊：

作者余秋雨先生為大陸當代著名的散文作家，平時講課演講邀約不斷，他便藉機視其為遊歷機會，看遍大江南北；其筆墨隨著足跡橫跨中國版圖，其心思亦穿越五千年歷史，故著成了此書《文化苦旅》。為何非將旅途經驗訴諸文字不可？余先生在此書的自序中道：「我發現自己特別想去的地方，總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較深腳印的所在……是一種『人文山水』。……我居留的大城市中有很多貯存古籍的圖書館、講授古文化的大學，而中國文化的真實步履卻落在這山崇水復、茫茫蒼蒼的大地上。……人、歷史、自然渾沌地交融在一起，於是有了寫文章的衝動。」

《文化苦旅》中各篇散文環繞著各個中國地理景點，穿透表面單純乏味的歷史、文化與研究，更深層犀利的剖析中國的山水、中國的人文、中國的思想。余先生的文字如穿針引線般帶著讀者穿梭於景點、時代、人物、文學、文化間，用獨樹一格的眼光，或客觀或主觀，勾織成專題的「文化之旅」。旅途中的文字間，時而濃郁而令人不住同聲讚嘆，時而淡泊卻隱隱「由苦回甘」。踏在古人的足跡上，觀望遺留千年的建築、山水、歷史，所引發的心聲、無奈的苦澀、精鍊的文字內涵，成為了《文化苦旅》的基本元素。

二●內容摘錄：

<道士塔>

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齣悲劇中錯步向前的小丑……回頭看了一眼西天淒豔的晚霞。那裡，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p.2)

<西湖夢>

他貯積了太多的朝代，於是變得沒有朝代。心匯聚了太多的方位，於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虛幻，想一個收羅備至的博覽會，盛大到了縹緲。(p.205)

景點，景點，總是景點。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鳳舞的楹聯。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幾座既可憑弔也可休息的亭臺。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的萬古湖山。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雲，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著千年藻苔。(p.208)

三●我的觀點：

<道士塔>

<道士塔> 主軸為敦煌沙塵中的一座高塔，但實際上余秋雨對塔本身著墨並不多，甚至未將王道士的塔與其他塔作外觀的區別。然而，首段對於塔群的簡略敘述卻是整篇文章的基調：白塔、青磚、朔風，這些形容讓敦煌的道士塔呈現一股極其悲涼宏闊的氣氛。開場看似遊記，作者的重心實則以穿梭於歷史的敘事多於地理環境描繪。作者的筆觸帶著我們，跟隨無知的王道士，沉默看著他令人心痛的作為。作者以平凡、貼切的用詞，說盡了王道士的無知與愚蠢，但卻又在一字一句透露出一種家常便飯似的舒坦與不在乎。但作者心中真是無所謂嗎？事實上，文氣裡卻回盪著陣陣束手就擒無技可施的無奈；彷彿嘴上說著簡單，實際上只是怕自己的筆墨會在紙上崩潰，恨不得將手伸入歷史中勒死王道士。王道士無知的塗毀石壁繪圖、兜售滿庫文物，怪罪他也只是浪費口沫，這麼寫更加深了如啞吧吃黃蓮的百般無奈。文中簡略羅列了王道士與外國商人的文物利益交易，並無故事性的敘述，效果卻更勝詳述，在我眼中是作者心痛的最佳代表。王道士的見利眼開，對中國文物的荼毒，作者不想揭開瘡疤的輕描淡寫，卻在讀者心中如同傷口灑鹽，痛到深處。文中引用的詩句不斷渲染著全文的悲悽——恨，真的只有恨。特別文末的二字「默默」，用的更是高妙，讓作者與學者對這位敦煌罪人的怨恨，迴盪在靜默中。惡話不出口，讀者卻早已感受千古的心痛。

這篇散文不僅是優美的散文，而且是當頭棒喝的警醒。中國有多少文物因無知而流落四方，因此有多少文化研究不由身為炎黃子孫的我們親力而為？身逢全球化之際，外來文化席捲而來，因此有人追求西洋流行，有人反對修習古籍的文言文；現在的我們是否正如王道士對洞內壁畫與塑像的渾然不知而輕易毀棄了文化的遺跡？我們對保存、對價值、對尋根的無知是否使我們不斷錯失了承襲自己文化的機會？我們的後代是否也將在這浪潮下親手葬送自己的文化？如此摒棄自我文化、崇洋媚外的行爲，不正如王道士短視近利，將國家無價寶物雙手奉送他人一般？若不以自己文化為傲，拋棄民族的根、散盡祖先的遺產，我們根本稱不上中國人，只淪得如王道士般的「文化罪人」、「民族罪人」罷了。

現在我們在這兒嘲笑王道士，將來換誰來嘲笑我們中國人呢？

<西湖夢>

西湖，誠如作者全文開頭的坦承，是個「俗不可耐」的老調牙題材，但我卻喜歡<西湖夢>的清新脫俗。其主題雖為夢，筆法卻不如夢境，反而犀利準確的分析了中國人對西湖千年來的想望。

一般人到了西湖無非就是對美景深深的讚嘆，但身為文化史研究者的作者卻看穿了西湖的魅力和她在歷史上的美麗痕跡。文中無一字描述西湖的外在形貌，我們卻哲學地看見了文人追求西湖的迷戀之心，和西湖「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的身分。給他這麼一寫，西湖的美不再模糊，也更迷人了。這或許與作者本身的跨時代的背景有關。作者應屬於白話文學的先河，思想也接受現代的洗禮，但回首古典文學的點滴，又能以理性精闢分析，甚至提出前所未見的觀點與批判，理清中國文學向來模糊莫名的美感與思想，撥正了千年錯誤的盲崇嚮往。不僅如此，作者的文字中參雜著古典詩詞的詞藻與修辭技巧，更將邏輯性的字句妝點得華美、文學極了。說也奇怪，此文看似客觀，又帶著主觀的批判，到最後，也都帶了點苦味。例如蘇堤白堤與一旁出的林和靖，作者將蘇白二人的天下意識與隱士的自娛自耗比較之下，無奈的否決了隱士吞下志氣甘於梅妻鶴子的作為，苦嘆因為「隱士哲學」，文明的推進就此緩慢、文人因此而頹廢了。

單純的西湖一遊，在作者的廣漠學海中，轉化成對中國價文化值觀感的一葉扁舟，朝著讀者駛來，帶領了我們對西湖更深一層、更多角度的思考。

四●討論議題：

<道士塔>

作者文中的無奈，不僅是自己及研究人員深深的感嘆，更含著對王道士的無知的批判。但王道士真的有錯嗎？後世看待王道士，寄予的評價是「莫高窟的罪人」，但無知是一種罪嗎？農家出身的他，又如何能掌握敦煌文化的燦爛？中國教育的貴族化，是否也是一種原罪呢？

<西湖夢>

此文中，作者批評了如林和靖等隱士「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做了志向」，反而阻礙了文明的進展，讓自己躲在小天地內，趨於頹廢。雖然作者的確提出了嶄新的看法，對與中國並存已久的隱士哲學提出質疑，但沒有人有絕對的義務為了社會發展，而放棄看似自私的幸福的追求。人人都有自己對生命的期許，難道拋下市俗，追求自己的修身，就是「導向總體的不道德」嗎？